

乡村记忆

桑葚,家乡的味道

■曾之

太阳刚从林间升起的时候,我和爱人已驱车走在乡间公路上,路两边一望无际的麦田,已呈金黄色,麦田上飘浮着薄薄的雾,风轻轻地抚摸着麦穗,不经意间送来阵阵清香,鸟儿们在路边的树丛中叽叽喳喳,其中有黄鹂婉转的鸣叫声。眼前的场景,一下子让我嗅到了家乡的气息,喜悦感在心头萦绕着。

前几天有朋友微信留言,说他那里的桑葚已进入盛果期,邀我们前去采摘,并发来定位。我和爱人都很感谢朋友的热情,爽快回复:这个周末就去。

说起桑葚,又想起老家的事。刚记事的时候,村西头的坑塘边,长着一棵大桑树,夏天来了,那桑树枝繁叶茂,绿阴如盖,枝叶间的桑葚密密麻麻,红的、紫的、黑的,满眼都是,馋得我直流口水。我学着小伙伴的样子,甩掉鞋,像猴子一样爬上树,一手抱着枝丫,一手往嘴里不停地塞桑葚,那酸酸甜甜的桑葚特别诱人,不吃饱是停不下来的。吃饱了,也不满足,还把上衣口袋塞得满满的。从树上下来时,总能引起周围人的哄笑,因为我的手上、身上被桑葚汁染得一片血红。我曾到池塘边照我的小脸蛋,嘴上、脸颊上全是血紫色,张开嘴照一下,牙齿、舌头全都黑黑的,好像刚从水彩画里走出来的小人儿一样。父亲对我采取的是散养模式,对我的我行我

素没有过多责备,只是村里有人说我,没有女孩子的文静样儿,还送我一个“假小子”的外号呢。

刚上学那年,村里来了一位姓蒋的女同志,有三十多岁,剪一头短发,脚上穿着我从没见过的黑色鞋子(后来才知道是皮鞋),脚面像发面卷一样外凸着,说话蛮蛮的,语速很快,村里人听着很费解。听大人说,她是村里从浙江请来的技术员,专门指导村民栽桑养蚕的。

入冬的时候,她指导村民在村西南地挖了一个很大很宽敞的地窖,上面用塑料布、秸秆什么的蒙着,那地窖是东西向,在西面安一个小木门,平时,她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召集到地窖里,嫁接胡桑苗,又在地窖的东面盖了十几间草房子,以供养蚕用。这可乐坏了我和小伙伴们,一放学我们就往地窖那边跑,在那里嬉戏,像看景致一样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村里的土地上全栽上了胡桑苗,春夏之交,满地的胡桑齐刷刷的,长得有一人高,叶子翠绿翠绿的,大得像泡桐叶,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桑树,更惊喜的是,在靠近根部的枝丫上,长满了肥肥的、红红的、黑黑的大桑葚!那个儿头一个能抵原来的三个,而且,不用爬树,蹲着就可以摘桑葚吃,随便摘一个黑色的桑葚放在指间,都能感觉到它的饱

满、圆润,稍一用力,紫黑的汁液就会往下滴,放在嘴里咬一口,汁液跑得满嘴都是,一不小心,还会顺着嘴角往下流呢。我们上学的路边,就是胡桑林,每次上学、放学经过那里,我们就像孙悟空进入蟠桃园一样,畅快地吃上一通甘甜的桑葚。那时的家乡,娱乐节目少得可怜,不像现在的孩子想啥有啥,学习任务也没现在这么重,我们的心地简单、纯净,只想着能玩得开心、吃得香甜,家乡那偌大的胡桑林、那甜甜的桑葚,着实让我和小伙伴们幸福得一塌糊涂。

不知在什么时候,村里的胡桑林被砍了个精光,又种上了庄稼,蒋老师也不知去向,坑塘边那棵大桑树,也不知被谁砍掉了,为此,我和小伙伴们伤心了好一阵呢。

“快看,前面好像是桑树!”顺着爱人手指的方向望去,小河的对面,果然是桑林,林子的尽头,是被浓绿覆盖的村庄,蓝蓝的天空下,桑田里有不少花伞在浮动,那伞的下面,一定是美女们在摘桑葚吧。疾步走进桑林,轻轻扒开枝叶一看,呀,竟和家乡的桑树一模一样,又看到了那肥肥的、大大的、籽粒饱满的桑葚,眼前的景象和童年时的情景在脑海里切换着、交织着、融合着,此时此地,我犹如孩童般,沉浸在快乐和幸福里。③22

心灵感悟

感怀一组

红旗渠颂

■宋杰

一

人造天河红锦卷,太行浩气美名传。千军万马卓绝奋,一往无前靚宇寰。

二

高举红旗耀四方,千锤百炼能工匠。大厦高楼平地起,桥梁纵贯彩旗扬。

感记

■胡杰一

喜入川汇区见义勇为协会

弘扬美善传正能,路遇不平当有声。社会和谐人所向,心怀大爱济苍生。

读《人生就是戴着枷锁跳舞》

学海飞舟志气英,感言心语赋正能。身残何惧镣枷在,大道无痕任我行。

人间真情

我的母亲

■王先亮

母亲节那天,与妹妹相约回农村老家看望老母亲。因为平时工作忙,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,心里很是愧疚。

我们坐在老家老旧的院子里,一边沐浴着初夏的阳光,一边和母亲聊着家长里短。母亲仔细地打量我,仿佛要把我的影像再一次深深地刻录在脑海里。我也忽然发现,母亲饱经沧桑的脸上,似乎又多了一些皱纹,眼窝深深凹陷下去,头发也越发稀疏花白,由于驼背,走路时多了根拐杖,身体明显消瘦、苍老了许多。唯一庆幸的是,母亲身体没有大恙。

临近中午,火热的太阳直射着大地,风姑娘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,感觉很闷热。午饭后,母亲劝我们多喝一些凉开水,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再出去转转。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,天气才渐渐凉爽起来,我和妹妹与母亲一起到村后田间地头散步,顺便看看绿油油的麦田。走到村后自己家的一小块麦田时,母亲停下缓缓前行的脚步,仔细打量,看到麦穗大而饱满,母亲兴奋得双眼眯成了一条线,把麦穗放在鼻前闻一闻,在麦香中,母亲笑得很灿烂,眼睛也显得格外有神。

这让我想起了少年时的一段往事。有一年秋天,一天半夜,我睡得正香时,被母亲突然喊起来。只见她抓起两个大篮子,拉着我匆匆往村后责任田里跑。原来,那天夜里老天爷突然变了脸,呼风唤雨,惊扰了已经进入梦乡的人们。幸亏那时母亲比较年轻,又很机灵,在风雨刚来时就一翻身下了床。她怕地里晾晒着的红薯片被雨水淋坏,为了和风雨抢时间,就让我和她一起

去地里。我们娘儿俩一口气跑到田地里,慌里慌张地捡拾红薯片。篮子拾满了,雨点儿也越来越密集,我们俩又挎着篮子、冒着风雨匆匆地跑回了家。母亲怕我冻着,顾不得换下自己湿透的衣服,先脱下我的褂子,拿一条干毛巾把我身上的雨水擦干。看我换好,她才想起自己去换衣服。

母亲平时很节俭,她从小吃苦惯了,一生都过着清贫的日子。平时,她不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钱,哪怕是买双鞋添件衣服,都觉得很奢侈。尽管母亲对自己很抠门,但对邻里却很大方、很慷慨,虽然不识字,但她识大理、明大义,平时也总是教育我们要知书达理、善待他人。

那时,冬天农闲的时候,会有鼓书艺人来村子里演唱。说书的时间都是晚上,在村中间的一片空地上,村民们吃过晚饭,搬只小凳子或者马扎,陆陆续续聚集过来。鼓书艺人在村里一住就是好几天,因为一部书要好几天才能唱完。那时候村民穷,大家都是兑些粮食给鼓书艺人作为演出报酬。母亲总是头天听完演出,第二天上午早早就装满一大茶缸小麦或玉米,让我给鼓书艺人送去。她教育我们:“人家很辛苦,出来一趟挣点钱不容易,咱们不能亏欠他。”

老舍先生在回忆母亲时满怀深情地说:“从私塾到小学,到中学,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,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,也有毫无影响的,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,把性格传给我的,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并不识字,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。”其实,我的母亲何尝不是这样。其实,天下的母亲都一样。③22

凡人心语

我是谁

■高海峰

我是谁、周围有人无人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能否做到不欺人、不欺己、不欺心;紧要的是能否常常追问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、该走哪条路;紧要的是能否及时修正自己的不当言行。

我是谁、现在懂得多少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能否努力完成“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”(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·并序》)的层层蜕变,每天活得明白些。

我是谁、是否富有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需要给人帮助时能竭尽全力,能坚决不当物质上的奴隶和精神上的乞丐。

我是谁、你认识早晚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能否让你因有我的陪伴,白天活得开心、晚上睡得踏实;紧要的是假以时日,能否让你因读懂我而相信人间自有真诚。

我是谁、下一步去往哪里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倘若路遇凶险,自己能否成为挺身而

出、犯险探路的人。

我是谁、每天吃什么穿什么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能否对所有的辛勤劳动者满怀感恩与报答之心。

我是谁、选择什么方式出行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能否时刻想到敬畏,等红灯并非无个性,守规矩不是我无能;在自然和规律面前,自己能否永远当好虔诚的学生。

我是谁、我待在哪里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与谁在一起、做什么;紧要的是能否让身边的人多点自警自省,少说脏话或损人的话,不做放纵与亏心的事。

我是谁、上苍给我多长的时光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能否增加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厚重;紧要的是晚一天谢幕时能否少些遗憾;紧要的是能否坚决做到不因亏心而累心、闹心;紧要的是能否让真诚成为自己的长效通行证;紧要的是能否让微笑成为自己的唯一名片。③22

